

我是一个兵

(外一首)

高庆海

不管我现在在哪里
明天又到哪里去
我的心啊 时时刻刻
都思恋着绿色的军营
我的梦啊 永永远远
都萦绕着那一抹军绿

不管我曾经穿的是粗布衣
还是西装革履
我曾是一个军人
我是祖国永远的战士
只要祖国一声召唤
猎猎军旗下就会有我
勇往直前的影子

战友亲如兄弟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叫“战友”
军营是我们的家
我们都是祖国的女儿
哪怕我们天各一方
相距千里
就算我们地位悬殊
富贵平民

我们是一生的战友
我们是一辈子的兄弟
我们曾同吃一锅饭
我们曾同举一杆旗
我们永远是一个钢铁集体
在任何时候 任何地方
我们都有钢的坚强 铁的意志
我们身在哪里
哪里就充满阳光 充满正义
唱一句“战友战友亲如兄弟”
我们的力量就会
紧紧地 紧紧地 凝聚在一起

在夏天

韩宝

那些年
考学就业结婚生子
生活就像火热的夏天
理想爱情事业都很温暖
而眼前的路总是万水千山
周围的景色虽然依然姹紫嫣红
但阳光和风雨
始终会在路上纠缠
于是
从头再来的歌词反复再现
那些年
后来都成了君不见的唐诗
成了仰天长啸的宋词
也成了夕阳西下的老树昏鸦

绿色军营常入梦

李志斌

1983年冬,一群刚穿上绿色军装的热血男儿,怀揣军人梦想,踏上载满新兵的列车,驶向南方某个小镇,到达部队驻地时已是晚上10点。新兵连坐落在一个村庄里,房子是驻地老乡家闲置的,几排木楼就是我们的驻训营房,老兵们敲锣打鼓迎接我们的到来。经过点名,我们跟随各自的班长回到了宿舍。

郁郁葱葱的群山,潺潺流动的小河,偏僻的小山村似一幅大写意的秀美画卷。此时,因来了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寂静的山村顿时充满了勃勃生机。新训的科目有:政治教育,队列训练,防化和核爆炸防护训练等。新训结束那天,我所在的排和连队的另外两个班被整建制分配到刚组建不久的担负特殊任务的第二炮兵某装团。

那里山高林密,一头扎进大山,便分不清东南西北。抬头望去,山一座挨着一座,茂密的森林把营地遮挡得严严实实。因部队刚组建,在砖瓦建成的营房不够用的情况下,干部、战士就亲自动手搭建简易的营房,大家就地取材,用

竹子做墙,杉木树皮做瓦,营房就算建成了。每当遇到下雨天,外面大下里面小下。就在这简朴的房间里,住的是操控导弹的工程师。这支部队藏龙卧虎,人才济济,理工本科生占了兵员数的一半以上,战士们在大山里耐得住寂寞,熟练操控着国之重器。

毛主席在《清平乐·六盘山》词中写道:“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军营身后的大山里就是龙宫,长缨正严阵以待。出于保密,外界对这支部队的消息知之甚少。1984年国庆阅兵,战略导弹方队的九辆大型牵引车,载着中国自己设计制造的远程、中程和洲际战略导弹首次开展现在人们面前时,才揭开了这支部队的秘密面纱。当那些庞然大物驶过天安门,十里长街顿时沸腾了,神州大地也沸腾了。看台上的各国武官们一片惊呼,惊讶,这就是中国的战略导弹啊!

部队里当时流传有这样一句话,“一枚导弹就是一所大学,能跑通电路,不出差错,默写完电路就大学毕业,成为部队骨干。”我是阵管

中队配电站的,负责保障地下“龙宫”的电力保障。每天我们都要完成规定的专业理论学习,为了不掉队,每天都打着手电筒躺在被窝里对当天的课进行巩固消化。后来,部队又选送我到技术总队深造,勤奋好学的我先后入党,当班长、立功、提干。

1996年,部队装备转型,我们团接到新的装备任务,为适应新的作战任务,我团需组建一个阵管连,经团党委研究决定,我被任命为阵管连第一任连长。当时,连队接管阵地后,就是在短时间内,对坑道内部进行全面装修和对新设备的熟练操控。这项工作,还牵动着二炮司令员杨国梁将军的心。1997年夏季的一天,杨司令在视察我们连时,紧紧握着我的手说:“要把连队伙食搞好,新装备,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细细钻研,大胆、谨慎操作。”司令员的殷切希望,大大地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当年阵地就达到了技术要求。这一年,全连战士不甘落后,每一个人都在默默地努力着,奉献着,年终,连队集体三等功的牌匾挂在了荣誉室。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现在,当年的战友都回到了地方工作,部队也已移防到别处。可是,令我魂牵梦绕的第二故乡却时常出现在我的梦里,她已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曾多次一人或结伴重回故地探望,去寻找那青春的记忆。昔日的军营,我怀念你!



父亲的拥军情结

蔡志龙

“八一”建军节又到了,父亲从旧木箱里翻出珍藏着的一套旧军服仔细端详。那是上世纪70年代,他作为大队基层民兵在县武装部参训时发的。黄绿色的军服有些泛白,铜扣武装带略显锈迹,但红五星帽徽熠熠生光。这些军用品,父亲视若珍宝,闲暇时间,总要拿出来,爱不释手地看了又看,看着看着,仿佛又回到了那火热的青春岁月。

那是一个崇军的年代。父亲年轻时也想当兵,可是由于个子矮小,只有1米5,可惜与部队失之交臂,但父亲爱军、拥军的情怀不变。没能参军,父亲踊跃报名参加村民兵连,积极参与军事训练。那些时日,父亲白天劳动,晚上巡逻,曾与盗窃集体财产的犯罪分子搏斗过,受到乡里表彰。后来他又响应国家号召,参加“三线”建设。一次开山炸石,被滚落的石头砸伤腰部。可父亲学习解放军“轻伤不下火线”,仅休息几天,又上了工地。因此留下了后遗症,至今下雨变天,腰痛病就会发作,成了天气预报的晴雨表。

父亲一生以军人为榜样,还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军迷,爱穿迷彩服,爱穿印有国旗图案的衬衫。长年穿着解放鞋,走起路来雄赳赳,气昂昂,讲究军姿军容。床上被子一定要叠成豆腐块,四平八角,我们兄妹常常为叠被子的事挨他批评。连平日骑乘的电瓶车前都插着面小国旗,迎风飘扬很是拉风。

他爱看战斗片,记得小时候,他常常带着我们,十里八乡赶场,《洪湖赤卫队》、《渡江侦察记》、《平原游击队》……就这样进入了我的脑海中。他识文断字,便向乡亲们介绍剧情,并融入了爱憎分明的朴素感情,俨然成了一名红色宣传员。

为厚植我的爱军情怀,他买来《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等小人书给我看。受父亲影响,小时候的我也崇拜解放军。看到潘冬子戴着红五星的红军帽,威风凛凛,我便央求父亲也给我买一顶。没过几天,父亲便买来了。百忙之中,父亲把旧军服改小,又给我做了把小木枪,心里别提多高兴了,然后在“冲啊冲啊”的喊声中与伙伴们打土仗去了。有时摔的鼻青脸肿,可是不敢哭,因为父亲告诉我:“怕苦怕累当不了英雄。”看着我们打土仗的机灵劲,父亲满意地笑了,为他的军人情结得到赓续传承而高兴。长大后,因种种原因,尽管我并没有如他所愿成为一名军人,可是父亲播下的崇军的种子促使我在平凡的岗位上,用自己的方式建功立业,报效祖国。

去年夏天,家乡连降暴雨,堤坝溃破。驻地官兵300余人迅速赶来抢险。他们饿了吃方便面,累了就倒在沙袋上睡。他们不扰民,在我家门口休息待命时,我们让他们进屋,他们不肯,说部队有纪律。匆匆而来,悄悄而去。他们的英雄壮举感动了家乡人。父亲和我商量,说要去慰劳解放军。我们送去西瓜、矿泉水……看着战士们肩扛沙袋,扑向溃口处,父亲的眼睛湿润了,念叨着:“多好的战士啊,不愧是人民子弟兵。”转过身来,严肃地对我说:“叫我孙子小辉好好读书,锻炼身体,将来也去当兵。”我重重地点点头。

父亲的军人情结,一辈子眷恋其中,挥之不去。军人的忠诚勇敢、使命担当,早已融入其血脉之中,也必将成为永不褪色的红色家风代代传承。

青青梧桐

濮颖

梧桐树并不特别,小时候随处可见。马路两侧,干渠左右,还有寻常人家的庭前屋后。记忆中,有外乡人问路。大人们随手一指不是梧桐树东,就是梧桐树西,或者梧桐树南、梧桐树北。我们便一起循声望去,此时梧桐树不仅是最好的参照物,更是眼中一道独特的景观。

梧桐树的树干是绿色的,高大挺直,气势昂扬。树皮干净又平滑,从干到枝,一片葱郁。夏日午后,大人们在梧桐树下休憩。看桐影婆娑里孩子们的嬉闹,听林间鸟叫蝉鸣,那是最惬意不过的事了。

喜欢上梧桐树,是九岁那年的暑假。父亲特地托人买了两张《少林寺》的电影票,带我去县城里看电影。小镇离县城20多公里,父亲用一辆28杠的永久牌自行车驮着我往城里骑。正午的太阳像燃烧的火球,热浪烫得人全身灼痛,天地间白亮一片,刺人的眼。父亲怕我晒伤,脱下衬衫把我包裹起来。又怕我中暑脱水,不停嘱咐我喝随身携带的凉水。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眼见父亲裸露的皮肤晒得通红,像似要爆裂开来。汗珠如豆一般,白色的背心湿了干,干了又湿。我让父亲喝水,他说在家喝饱了,都存在肚子里呢。父亲拼命地蹬着车,挥汗如雨。

不知过了多久,我突然感到全身一阵清凉。赶紧掀开顶在头上的衬衫:哇!梧桐树!只见一条宽阔的马路两侧,是一排排高大的梧桐,郁郁葱葱的树叶重重叠叠,几乎不留一丝空隙,如一把擎天大伞,为路人遮天蔽日。整条大街藏在一派浓阴之中。父亲将我抱下车,让我站在一棵茂盛的梧桐树下。他指着满街的梧桐:“你看,这树多好,既给人清凉,也为人遮雨。这条街因为有了这些树,才有了生趣,更有了温情。”此后,我除了记住了李连杰,也记住了这条梧桐大道。

长大后,我读了一些书。竟发现古人喜欢将梧桐入诗。诗人笔下的梧桐多与秋雨、萧萧联系在一起。这自然是见仁见智。我喜欢“凤凰鸣矣,于彼高岗。梧桐生矣,于彼朝阳”;“一叶落而知秋”,这叶便是梧桐树叶,梧桐是智慧之树,能知秋回秋。梧桐也是爱情的象征:“梧桐相待老,鸳鸯会双死。”原来,除了父亲说的生趣、温情,梧桐更有诗意。

进城以后,一条梧桐大街成了我每天上班的必经之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三十年不短,眼见得白云苍狗,花落花开。随着城市的变迁,这条街不复从前的繁华,所幸的是梧桐还在,古风尚存。这满街的梧桐树犹如一幅变化的水墨丹青,默默守护着小桥流水,古道斜阳,给这座城平添了几多诗情画意。

父亲依旧骑车,只是再也驮不动我了,当年为了生计奔波的28杠也早已成了久远的回忆。但那年夏天,那年的梧桐树,却记忆犹新。

夏日叶成帷

陆峰

我走在晚风中,蓦然回首,一树浓荫映入眼帘。夏日长,天色虽暮,光线仍然清朗。满树叶繁枝茂,如同帷幕低垂,向外一层层漫溢着绿,像一个丰腴又风情万种的少妇。此时的叶,披着一身亮生生的光,挨挨挤挤,层层叠叠,密密麻麻。叶绿得凝重,沉沉如盾,竟是一丝光也不透。于是,光只能从纵横交错的树叶间隙洒落,碎出一地斑驳的影。

细细碎碎的光,深浅不一的绿,将那一地斑驳衬托出几分旖旎。张潮的《幽梦影》里有这样一句“楼上观山,城头看雪,灯前看月,舟中看霞,月下看美人,另有一番情境。”石楼上观山,看得高;城头观雪,极目远望,白茫茫一片;灯前看月,灯光与月光相映成趣;舟中看霞光,水天一色,水映霞光,更见迷离;月下看美人,平添几分朦胧之美。有些事物,必须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才能看到它最美的样子。

耳畔时有微风过,像是与暮光捉迷藏。此时,晚霞微醺,天空中几朵淡淡的云氤氲出亮晶晶的粉色,像一顶张开的幔,一泻而下。亮粉、浓绿,如印象派画家的脑洞大开,强烈的视觉冲击下隐藏着澎湃的情绪。天光收起,暮霭渐沉,深沉和静谧笼罩了一切。最后一点光落在枝丫上,叶的边缘染上了一层暗红。寂寥升腾而起,像是谁在这汪天空中滴下了一滴墨,墨迹丝丝缕缕,缓慢地、均匀地扩散开去,沉静如涟漪散开。树与天空的边缘被浸润得有些朦胧,宛如一副徐徐展开的水墨画卷,饱含着江南水乡的雅致和韵致。风,吹深了夜。夜色如墨,树叶似帷,像是为一天的结束拉上帷幕,又像是为璀璨星辰拉开了帷幕。

空气中弥漫着花的馥郁幽香,是栀子花。它随风摆动的姿态,化成夜的帷幕上生动、妖娆的影。它们摇曳、顾盼,俏生生的风情就随着香气一起发散开来。低头,鼻息盈满花香。抬头,已是漫天繁星。花,绚烂;叶,成帷。

公益广告

打疫苗 做核酸 勤扫码

共筑防疫屏障

- ★打疫苗“应接尽接”：3岁以上无接种禁忌人群都应接种疫苗，尤其是老年人
- ★做核酸“应检尽检”：按要求配合做好常态化检测和筛查，对自己和家人的健康负责
- ★勤扫码“应扫尽扫”：让场所码和数字哨兵成为精准防控的利器



任城区融媒体中心 宣